

深圳市河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整理制作



中华兵法大典



战略

司马彪 撰

刘表

刘表之初为荆州也，江南宗贼盛，袁术屯鲁阳，尽有南阳之众。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，贝羽为华容长，各阻兵作乱。表初到，单马入宜城，而延中庐人蒯良、蒯越、襄阳人蔡瑁与谋。表曰：“宗贼甚盛，而众不附。袁术因之，祸今至矣！吾欲征兵，恐不集，其策安出？”良曰：“众不附者，仁不足也。附而不治者，义不足也。苟仁义之道行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？”表顾问越，越曰：“治平者先仁义，治乱者先权谋。兵不在多，在得人也。袁术勇而无断，苏代、贝羽皆武人，不足虑。宗贼帅多贪暴，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养者，使示之以利，必以众来。君诛其无道，抚而用之。一州之人，有乐存之心，闻君盛德，必襁负而至矣。兵集众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术等虽至，无能为也。”表曰：“子柔之言，雍季之论也。异度之计，白犯之谋也。”遂使越遣人诱宗贼，至者五十五人，皆斩之。袭取其众，或即授部曲。唯江夏贼张虎、陈生拥众据襄阳，表乃使越与庞参单骑往说降之，江南岁悉平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注）

傅干

袁尚遣高干、郭援将兵数万人，与匈奴单于寇河东，遣使与马腾、韩遂等连和，腾等阴许之。傅干说腾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顺道者昌，逆德者亡。’曹公奉天子诛暴乱，法明国治，上下用命，有义必赏，无义必罚，可谓顺道矣。袁氏背王命，应胡虏以陵中国，宽而多忌，仁而无断，兵虽强，实失天下心，可谓逆德矣。今将军既事有道，不尽其力，阴怀两端，欲以坐观成败，吾恐成

败既定，奉辞责罪，将军先为诛首矣。”于是腾惧。干曰：“智者转祸为福。今曹公与袁氏相持，而高干、郭援独制河东，曹公虽有万全之计，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。将军诚能引兵讨援，内外击之，其势必举。是将军一举，断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；曹公必重德将军。将军功名，竹帛不能尽载也。唯将军审所择！”腾曰：“敬从教。”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，并将遂等兵，与繇会击援等，大破之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繇传》）

孟达

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，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。太和元年，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，达又欲应亮，遗亮玉玦、织成鄣汗、苏合香。亮使郭模诈降过魏。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，摸语仪言：“玉玦者，谋已决；织成者，言谋已成；苏合香者，言事已合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五十九）

司马懿

辽东太守公孙渊反。明帝召太尉司马公讨之。军到襄平，公围之。北面东面有围不合，连车置水中，积石镇其上，以鹿角塞之。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三十七）

辽东太守公孙渊反。太尉司马公讨之。军到襄平，去城百步，空重堑，竖连柵，安诸营，立楼橹。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，而车轮以大弋[手豕]穿，中又竖轮障其前。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三十七）

蒋济

太和六年，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，幽州刺史王雄陆道，并攻辽东。蒋济谏曰：“凡非相吞之国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轻伐。伐之而不制，是驱使为贼。故曰：‘虎狼当路，不治狐狸。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己。’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质，岁选计考，不乏职贡。议者先之，正使一举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国，

得其财不足为富；傥不如意，是为结怨失信也。”帝不听，豫行竟无成而还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蒋济传》注）

傅嘏

嘉平四年四月，孙权死。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请征吴。朝廷以三征计异，诏访尚书傅嘏，嘏对曰：“昔夫差胜齐陵晋，威行中国，不能以免姑苏之祸；齐闵辟土兼国，开地千里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；有始不必善终，古事之明效也。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，志盈欲满，罪戮忠良，诛及胤嗣，元凶已极。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，深建宏图大举之策。今权已死，托孤于诸葛恪。若矫权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内齐虑，有同舟之惧，虽不能终自保完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。昶等或欲泛舟径渡，横行江表，收民略地，因粮于寇；或欲四道并进，临之以武，诱间携贰，待其崩坏；或欲进军大佃，逼其项领，积谷观衅，相时而动；凡此三者，皆取贼之常计也。然施之当机，则功成名立，苟不应节，必贻后患。

自治兵已来，出入三载，非掩袭之军也。贼丧元帅，利存退守，若撰饰舟楫，罗船津要，坚城清野，以防卒攻，横行之计，殆难必施。贼之为寇，几六十年，君臣伪立，吉凶同患，若恪蠲其弊，天去其疾，崩溃之应，不可卒待。今边壤之守，与贼相远，贼设罗落，又持重密，间谍不行，耳目无闻。夫军无耳目，校察未详，而举大众以临巨险，此为希幸徼功，先战而后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唯有进军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可诏昶、遵等择地居险，审所错置，及令三方一时前守。夺其肥壤，使还耕墾土，一也。兵出民表，寇钞不犯，二也。招怀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。罗落远设，闲构不来，四也。贼退其守，罗落必浅，佃作易之，五也。坐食积谷，士不运输，六也。衅隙时闻，讨袭速决，七也。凡此七者，军事之急务也。不据则贼擅便资，据之则利归于国，不可不察

也。夫屯垒相逼，形势已交，智勇得陈，巧拙得用，‘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’，虏之情伪，将焉所逃？夫以小敌大，则役烦力竭；以贫敌富，则敛重财匮。故‘敌逸能劳之，饱能饥之’，此之谓也。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，参惠倍赏以招之，多方广似以疑之。由不虞之道，以闲其不戒。比及三年，左提右挈，虏必冰散瓦解，安受其弊，可坐算而得也。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，朝臣谋士早朝晏罢，介冑之将则陈征伐，搢绅之徒咸言和亲，勇奋之士思展搏噬。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，而果辱秦军。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，独步虏庭，即亦向时之类也。以陛下圣德，辅相忠贤，法明士练，错计于全胜之地，振长策以御之，虏之崩溃，必然之数。故《兵法》曰：‘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。’若释庙胜必然之理，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，诚愚臣之所虑也。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。”时不从嘏言。其年十一月，诏昶等征吴。五年正月，诸葛恪拒战，大破众军于东关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傅嘏传》）

王基

景元二年春三月，襄阳太守胡烈表上“吴贼邓由、李光等，同谋十八屯，欲来归化，遣将张吴、邓生，并送质任。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。”。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。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，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，荆州、义阳南屯宜城，承书夙发。若由等如期到者，便当因此震荡江表。基疑贼诈降，诱致官兵，驰驿止文王，说由等可疑之状：“且当清澄，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。”又曰：“夷陵东道，当由车御，至赤岸乃得渡沮；西道当出箭溪口，乃趣平土，皆山险狭，竹木丛蔚，卒有要害，弩马不陈。今者筋角弩弱，水潦方降，废盛农之务，饶难必之利，此事之危者也。昔子午之役，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，桥阁破坏，后粮腐败，前军县伐，姜维深入，不待辎重，士众饥饿，覆军上邽。

文钦、唐咨，举吴重兵，昧利寿春，身没不反。此皆近事之鉴戒也。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。当今之宜，当镇安社稷，抚宁上下，力农务本，怀柔百姓，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。得之未足为多，失之伤损威重。”文王累得基书，意疑。寻敕诸军已上道者，且权停住所在，须后节度。基又言于文王曰：“昔汉祖纳酈生之说，欲封六国，寤张良之谋，而趣销印。基谋虑浅短，诚不及留侯，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。”文王于是遂罢军严，后由等果不降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基传》）

楚庄王

楚庄王赐群臣酒，日暮烛来，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缨，告王。王曰：“人醉失礼，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？”乃命曰：“群臣皆绝去冠缨。”然后烛出。